



异国梦游

王占君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异国梦游

王占君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异国梦游
Yiguo Mengyou

王占君 著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
哈尔滨市力丰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173千字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32,000册

ISBN7—80557—047—7/I·23 定价：3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通俗小说作家王占君的第一部**中篇**小说集，融言情、武侠、历史、宫帙、社会小说于一书。内容积极健康，情节曲折跌宕，语言活泼生动，思想性、娱乐性兼备。

《异国梦游》是一曲梦·泪·血交织的悲歌，一位美丽迷人的中国姑娘，在光怪陆离的异国世界，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的娇色玉容；《中州奇侠》写义军首领被内奸出卖，手下入穴搭救险象环生，幸得一隐侠暗中相助剪恶惩奸；《双案奇冤》道出一段辽宫秘史。一支仙曲，一首艳词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，一代昏君，国破家亡；《婢女夺后》将宫廷风雨警示后人。淫乱误国，昏王死而长叹；《金砖之谜》掀起阵阵波澜，淋漓尽致展现了各种人的心灵，或高尚如真金，或卑劣似粪土。

目 录

异国梦游（言情小说）	1
中州奇侠（武侠小说）	75
双案奇冤（历史小说）	145
婢女夺后（宫帙小说）	213
金砖之谜（社会小说）	235

第一回

怕吃苦一心思出走 图享乐父女痛分离

柳如嫣呆坐桌前，望着那份《录用新工人通知书》出神，在家待业一年，好不容易有了招工机会，考试合格，谁料竟被分配到环卫局当清洁工。这真是冷水浇头怀抱冰，理想希望成泡影。她实在不愿看这背兴的通知书，目光一挪，不觉落在玻璃板下那张彩色照片上。

这是一张单人风景照，正中是个身着游泳装的青年男子，一副悠然潇洒的神态，背景是水浅沙平的西班牙海滩。看了这张照片，如嫣不由更加迁怒于父亲。要不是当年父亲坚持从印尼回国，自己如今何至落到这步田地。瞧人家，她有些嫉妒地又看看照片上的男子杨若水。人家本来没有国外亲戚，可是去年年初，若水三十年杳无音信的大伯，突然从美国来信，他就一步登天了，靠伯父的关系移居美国，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。而固执的父亲，本来在国外有洋房有汽车有产业有存款，却偏偏回国，还抛弃了母亲。弄得一家三口天各一方，害得自己前途渺茫。此时此刻，在美国的杨若水该是多么令人羡慕啊！一年前杨若水要带她一起赴美，倘若不是拒绝了他的爱情，现在该有多好啊！

凡事说巧也巧，就在若水飞走的头天晚上，她在父亲的皮箱里，无意间发现一封信，这是她母亲于一九六五年，从美国纽约寄给父亲的。信中说，她已经同当年结识的那个美国

银行家结婚，生有一子一女，生活很富裕。只是想念如嫣，希望将如嫣的照片寄去一张。并邮来一只五克拉的钻戒，算是对女儿的一点心意。信中还多次提到请柳耕原谅，并说如有困难就写信，她一定寄钱来。

如嫣看罢信，就去找父亲询问始末。她责怪父亲不该把以往的事全瞒着自己，要父亲给母亲写信，请求母亲帮助去美国定居。谁料，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如嫣，你不该看这封信！”便不再言语了。如嫣并不甘心，连夜给母亲写了封数千言的长信，第二天一早找到杨若水，求他设法交给母亲。杨若水热情答应一定全力去办，一旦有了消息就立刻来信。一年过去了，杨若水的信虽然不少，都是对她表达爱慕之情，母亲的消息却一点无有。她把去美国的希望，完全寄托在母亲身上，如今未免近于绝望了。

柳如嫣越思越想越感到没出路，越加无精打彩心情郁闷，不觉神思恍惚，伏案欲睡。刚刚伏身在桌上，忽然有人敲响了房门。她揉揉眼睛站起来，很客气地说：“请进。”

门开了，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出现在面前。只见他油光闪亮的长发垂到脑后，深茶色太阳镜遮住了半个面孔。笔挺的西装，鲜艳的领带，手上的宝石戒指耀人眼目，脚上的捷克鞋闪闪发光。右手扶着一只装有四个滑轮的大皮箱。如嫣怔怔地打量半晌，迟疑地问：“您找谁？”

那青年把茶镜一摘：“如嫣，分别一年就认不出我了。”

如嫣擦擦眼睛，又仔细看了两眼：“是你，若水！”她感到很突然，热情迎上前去握手。

杨若水把如嫣的手举到唇边，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如嫣象被蝎子蛰了似的，急忙抽回手：“若水，你不要

这样。”

“啊，密司柳，请不要见怪。在西方，在美国，亲友们见面都是这样的。就如同在中国握手一样，你何必大惊小怪如此封建呢？”杨若水把两手一摊，耸耸双肩，“我不远万里横渡重洋回来看你，你总不能让我罚站哪。”

如嫣这才想起，忘记招待客人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若水，请坐，快请坐。”杨若水刚在椅子上坐稳，她又送上茶来：“请用茶。”

杨若水一低头，发现了那张招工通知书。不待如嫣收起来，他已拿在手中。仔细一看便惊诧地说：“清洁工！这是真的，如嫣？”

“通红的大印盖在上面，还会是假。”

“这简直是笑话！”杨若水无比义愤地站起身，点燃一支香烟紧吸两口，在屋中踱着步说：“如嫣，这种下贱工作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干！”

“不干？”如嫣叹口气，“不干怎么办？老在家里待业？”

“当然不，在国内没有出路，你可以出国嘛。”

“出国？”柳如嫣眼中燃起了希望之火，“我能出国吗？若水？是不是我母亲找到了？你快告诉我！”

“没有。”杨若水摇摇头，“我在报纸电视台都发了寻人启事，找遍了美国的五十个州，仍然没有消息。看起来，找到她老人家，希望渺茫了。”

如嫣一听又泄气了：“那，找不到我母亲还谈什么出国不出国？”

“你不要灰心，去美国并不难，用不着非找到你母亲不

可，我这次回国，是专为接你出国的。”

“接我出国？”

“对，接你去美国，把伯父也一起接走，以免你们父女分离。”

“当真？”柳如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办不到的事我也不说，绝对没有问题。”杨若水颇为慷慨激昂，“出国手续我去办，一切费用由我出，那边什么都有，保证让你享受到西方的一切物质文明，过上比神仙还要快活的日子。”

在几乎走投无路，濒于绝望的情况下，天外飞来杨若水，为她展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美好前景。如嫣真有些感激涕零了，说出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语：“若水，你真好！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”杨若水恭恭敬敬站在如嫣面前，“能为你效劳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如嫣，虽然我们分别一年，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你，你的音容笑貌，无时不在我的脑海萦回。我心中只有你，亲爱的如嫣，我是实实在在地爱着你！”

杨若水这些话，倒也是真的，在他看来，如嫣那肥瘦相宜，高矮适中的窈窕身段，那粉雕玉琢、堆雪凝脂般的白嫩皮肤，那端庄秀美、妩媚生春的俏丽脸庞，都是美得不能再美了。倘若再配上最新款式的西方时装，什么瑶池仙子，月宫嫦娥，九天玄女，南海观音……都会相形见绌。至于浣纱的西施，醉酒的贵妃，拜月的貂蝉，出塞的昭君……则更难与她比美。杨若水感到，能与如嫣生活在一起，简直赛过神仙皇帝。因此，当他向如嫣表白时，他的感情是春情激荡，真挚动人的。

杨若水这番话，也确实打动了如嫣的心。她闪动秋波，

想观察一下若水是否是虚情假意。然而，她看到的是真实而火辣辣的目光。不知为什么，身着西装外国人打扮的杨若水，此刻在如嫣眼中，俨然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绅士。她多么想立刻接受若水的爱情啊！

杨若水觉得已有八分把握，便走过去打开了皮箱的拉链：“如嫣，我给你带来些微薄的礼物。”他逐一取出，摆放在桌面上说：“这是泰国珍珠项链，南非宝石戒指，瑞士全金手表，日本时装，台湾的内衣，美国的鳄鱼皮包，大不列颠的蛇皮高跟鞋，还有各种高级的法兰西化妆品，你看……”

桌面上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，柳如嫣真有些眼花缭乱。这些不都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吗？而眼前却成了现实。该不会是做梦吧？一个钟头之前还远在天边的梦思，转眼竟这样容易就实现了，她有些陶醉了。

杨若水移过身去：“亲爱的如嫣，我们结合吧！”他轻轻地把如嫣揽在怀里。

如嫣扬起粉面，眼中闪烁着笑意，欣喜而又有几分羞怯的光彩，幸福而无言地接受了若水的热吻。

一阵热烈的拥抱之后，杨若水轻轻抚弄着如嫣的秀发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去登记吧。”

“这么急？”如嫣问。

“登记之后，才算确定了夫妻关系，才能办理出国签证啊。”

“我得和爸爸商量一下呀。”

“伯父也一起去美国，他老人家一定会同意的。”杨若水无限温情地说，“我俩先把结婚登记办了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如嫣顺从地点头。

“如嫣，感谢你，我心中的维纳斯！”若水再一次拥抱了她。更加热烈的急风暴雨式的亲吻，不停地落在如嫣的肩上、颈上、脸上……

就在这时，如嫣的父亲柳耕回来了。老人推开一点门缝，见到此种情景，急忙退出，咳嗽一声，隔了几秒钟，才重又推门走进。

如嫣挣出若水的怀抱，用手拢拢揉乱的头发，红着脸说：“爸，您回来了。”

杨若水彬彬有礼走上前去，鞠了一躬：“伯父，您好”。

柳耕一时没认出，瞧了女儿一眼问：“这位是？”

“爸，您真是人老眼花了，他不就是一年前去美国的若水嘛。”柳如嫣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告诉父亲，她已答应嫁给杨若水，她们父女可以去美国了。柳如嫣满怀兴奋地说完，含笑问柳耕：“爸爸，您听了一定是喜出望外吧！”

“什么！”柳耕一下子惊呆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平静地问，“如嫣，你已经决定了？”

“嗯。”如嫣发觉父亲神情有异，问道，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？”

柳耕默无言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女儿，几次话到唇边，欲言又止。

“爸爸，您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如嫣，”柳耕拿起桌上的录用新工人通知书递给女儿，“听我的话，还是去环卫局报到吧。”

“爸爸，您！”如嫣撅起小嘴不肯接。

杨若水在一旁说：“伯父，难道您就忍心让她去扫马路？”

“扫马路又有什么不好？于副市长的小儿子，这次也分配当了清洁工呢。”

“我不信，反正我不去扫马路！”如嫣使劲摇着父亲的臂膀，“爸爸，您当年头脑一热匆忙回国，已经铸成大错。这次有若水帮助，机会再要错过，就会后悔莫及！您答应和我一起去美国吧。”

“孩子，你说错了。爸爸回国是在饱经忧患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里，我也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孩子，市侨联已安排爸爸在橡胶厂当技术顾问，我不愿意到国外，还是要呆在老家的土地上！”

“爸爸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分开？”

“孩子，希望你不要离开父亲，你没到过国外，不知在国外谋生的艰难！”

杨若水唯恐如嫣被说动心，急忙插嘴：“伯父，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。您年纪大了，有故土难离，老家难舍之情。可如嫣还年轻，她应该有个辉煌灿烂的前途。她的英语好，书写、会话都不成问题。在美国取得成就后，也可以为国出力嘛。也许贡献要比在国内大上千百倍。这难道不应该支持吗？伯父，我与如嫣厮伴长大，对她是一片赤心。我会永远真诚地爱她的，这您完全可以放心。”

杨若水不容柳耕开口，又紧接着对如嫣说：“伯父不愿离家，你就莫再难为他老人家了。好在政府，侨联都很关心伯父，你也尽可放心出国。”

柳如嫣思之再三，她想上次已经错过机会悔恨不已，如今不能再犹豫了。她猛地跪在父亲膝前：“爸爸，您不会责

怪女儿不孝吧！”

柳耕叹口气：“孩子你起来。你已经长大成人，有权利走自己的路了。爸爸不会把意志强加与你的。但是，爸爸还是要提醒你，凡事，要三思而后行啊！中国有句古话，‘一失足成千古恨’，一旦去了国外遇上什么灾难，爸爸就不能帮助你了。”

“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不是小孩子，凡事我会有主张的。”

“孩子，你真决定了？！”

如嫣轻轻点了点头。

柳耕沉默半晌不语。突然间，两行老泪夺眶而出……

第二回

异国初识险罹祸 强求欢乍遇保贞操

“空中公共汽车”，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平稳地飞行。头上，是一碧万里的蓝天；脚下，是洁白如棉絮的云海。宇宙是多么广漠、深邃，无边无际。而柳如嫣的心，比这空旷的宇宙还要空旷。本来，梦寐以求的出国愿望实现了，又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，心情应该是兴奋和喜悦的。然而，她却无论如何也乐不起来，与父亲离别的苦痛，还在折磨着她的心。追求的东西得到了，但这是有代价的，而且前面的道路，还很难预料是平坦还是坎坷。尽管飞机的座席舒适柔软而又富有弹性，柳如嫣却如坐针毡，一刻也静不下心来。

杨若水见如嫣闷闷不乐，打开一瓶桔子汁递过去：

“给！”

如嫣摇摇头，眼睛注视着舷窗外。

“不舒服吗？是不是头晕？”杨若水又殷勤地取出两片药，“这是‘晕海宁’，吃了就会好的。”

如嫣还是摇头：“若水，飞机到哪了？我想看一眼我们中国的海岸线。”

“尽说傻话。”杨若水微笑着在她面前摊开一张航空图，“你看，我们此刻大约在这个位置，距离美国西海岸已经不远了。”

“怎么？我们已经远离祖国了？”

杨若水把胳膊搭在如嫣颈上：“飞机横渡太平洋，我们离中国已有万里之远。”

柳如嫣听说已经远离祖国，心中不禁腾起一种孤独迷茫之感。就要置身异国了，尽管有杨若水伴在身边，以后的生活究竟会怎么样呢？她感到有些难以捉摸。但是，这种心情随着飞机接近美洲大陆，便逐渐地消失了。舷窗下，出现了一座临海的现代化城市。只见，如同火柴匣一样的摩天大楼，参差错落，鳞次栉比。密如蜘蛛网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，小汽车象蚁群一样在向前蠕动……如嫣在心中惊呼：真了不起呀！这才叫现代化的都市啊！她睁大新鲜而好奇的眼睛，兴奋地扭回头来问：“若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纽约？还是华盛顿？”

“不，这是圣弗兰西斯科。”杨若水故意先卖弄一下玄虚，紧接着又加了注释，“也叫旧金山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旧金山。”如嫣有点感叹地说，“旧金山就这么气派，纽约一定更繁华了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”杨若水以赞叹的口吻说，“美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，中国是望尘莫及的呀，什么现代化？现代化，只恐累死，也赶不上人家了。”

如嫣似乎表示赞同地点点头。从这时起，直到下飞机，通过海关检查，到步出机场，如嫣的精神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。她觉得眼睛不够用了，恨不能多长几双。周围的一切，都使她感到新奇。机场上，候机室里，各种肤色的旅客熙来攘往。有许多业已年过花甲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还都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。至于那些风流少妇，妙龄女郎，则更是珠光宝气，兰麝飘香，争俏斗媚，娇艳非常。看着自己这身从祖国穿来的涤丝半袖衫和涤纶西服裙，如嫣未免有相形见绌之感。

杨若水并未留意如嫣的神态，此刻他正在心中对一个决定反复思忖，权衡着利弊。按理说，他们可以立刻转乘一小时后飞往纽约的班机。但是到了纽约后，如嫣会是什么态度呢？为了得到如嫣，他不远万里横渡重洋回国，实在害怕出现功亏一篑的局面。怎么办呢？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，以至在机场门前发起呆来。

如嫣奇怪地看着他问：“若水，我们到哪？怎么站在这里不动了？”

“啊。”杨若水被如嫣一催下了决心。他决定乘八小时以后的另一次班机走，“如嫣，你在此稍等片刻，等我去买了飞机票，再叫辆出租汽车来。”他的如意算盘是，设法造成了既成事实，就不怕如嫣再飞上天去。

杨若水去售票厅，如嫣坐在一张靠椅上休息。手里紧抓着那只大皮箱，好象随时会被人抢走似的。

如嫣焦急的等着，漫无目标地看着，无意间目光落到一个少年身上。这少年大约十六、七岁，太阳镜遮住半个脸，蓬乱的长发罩住后颈搭在双肩。他打着口哨，扭着身子向喷水池走去。池边，有个银鬓鹤发的老人，正在俯身聚精会神观赏水中的游鱼。老者左肩，掬个精致的皮包。看打扮和长相，这老者不是华侨就是美籍华人。那少年晃悠着身子靠近老人，左手往皮包上轻轻一摸，皮包立刻裂开三寸长的口子。那少年身子一过，里面的钱包便到手了。这一切不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，那少年干得胆大纯熟，显然是个老手。可他哪里想到，这笔买卖竟让如嫣无意间看到了。而如嫣又毫无美国社会经验，见此情景急着喊了一声：“老大爷，有人偷你钱包了！”

当那小偷得手之时，老人已有警觉。如嫣喊出口，老人也一把抓住了小偷后衣襟，小偷年岁不大，却是个行家。他猛地扯开衣扣，使个金蝉脱壳，顺势甩掉衬衫，光着上身便跑。老人哪里肯舍，随后紧追。那小偷一路飞跑。恰好来到如嫣面前。如嫣不知如何是好，一面高呼“抓小偷”！往前一推那带滑轮的皮箱，小偷冷不防被绊倒，钱包也松手了。此刻警察已闻声赶到，迅速按住小偷，铐上了双手。那小偷被带走时，回头狠狠瞪了如嫣一眼，用英语说：“你等着！”如嫣清楚地看到，他眼中满含杀机，左眼角上那道伤疤使劲眨了几下。然后，满不在乎地跟着警察走了。

那老人家钱包失而复得，十分感激如嫣见义勇为。他把如嫣上下打量几眼问：“姑娘，你是刚从中国来吧？”

“是的，老伯”如嫣奇怪地反问，“您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我认得你是中国人！”老人说，“是来探亲的？”

“不！我是来美国定居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！不过，孩子，也可能你在国内不顺心，要到美国来。可是你还不晓得，美国也不是好呆的啊！”

“老伯，您是说……？”

“唉，姑娘，你住下一段日子，就知道了！我是一个老华侨，在此住了多年，深知其苦。要不，我在古稀之年，为何还要回国定居？看，我到北京的飞机票都买好了！”

说着，老人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如嫣：“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就拿我的名片，到纽约华侨协会去找夏华，他是我儿子，一定会帮助你的。”

老人刚走，杨若水也转回，他问：“如嫣，你们认识？”

“不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她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一遍。

杨若水听罢，立刻变了颜色：“如嫣，你怎么管这种闲事！别说偷钱包，就是杀人也要置若罔闻，你这样做会惹祸的。”

如嫣觉得若水仿佛一下子变了，不是看惯的温文尔雅的样子了。她有些反感地问：“作为一个正真的人，难道我不应当这样做吗？”

杨若水怔了一下，急忙又换成笑脸说：“如嫣，方才我太急躁了，请你原谅。也怪我事先没告诉你，在美国，黑社会的势力是十分猖獗的。你稍一不慎触犯了他们，就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。”杨若水见她仍旧不大高兴，就掉换话题说：

“去纽约的飞机票我已买妥，还有八小时才能起飞，我们找家酒店休息一下吧。”

如嫣感到有些累了，便说：“好的。”